

# 走出来的梦

(香港)岑凯伦著



华艺出版社

## 内容梗概

清纯少女何织绢温柔美丽、天真而又时髦，从马来西亚来台北，寄居于姑妈家。姑丈萧志勤是台北市一位大老板，长子萧大白英俊沉静、次子萧大维又顽皮又幽默，被两个儿子称做“阿姨”的是他们的后母萧太太，萧太太备受丈夫的宠爱和两个儿子的尊敬，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萧先生还另有心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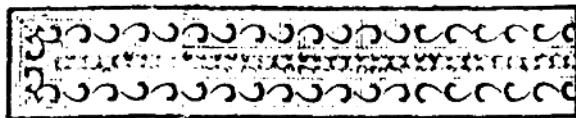
萧志勤的外甥女章小婷，因父母亡故，从美国来台北投靠舅父母，章小婷性情暴躁，为人霸道，次子大维却经常与她打闹嬉戏……。

柯织绢的到来，激起萧志勤的情爱波澜，二表哥大维疯狂地追求织绢，而织绢却与萧大白倾心爱慕。

章小婷容不得织绢的冒犯，不断向织绢挑衅……在一次浴场露营活动中，大维与章

小婷情欲放纵欲火难忍，被织绢发现……。他发疯似的向织绢解释，可此时的织绢根本无法接受他的爱，为此他在模糊的月色下，开车爬上一条蜿蜒的陡坡，从绝壁上直落而下。而萧大白至今仍眷恋织绢，可是，织绢却悄悄地离去这不属于她的梦境……

作者围绕着这双双青年男女的爱情矛盾冲突展开描写，文章高潮迭起，妙趣横生，使读者大有掩卷不能，欲罢不止之感。是香港女作家岑凯伦女士 1993 年最新奉献给读者的一部佳作。



走出来的梦

梦里没有颜色，只有嘴角的笑意，  
才能体会到梦里的甜蜜。

1

从马来西亚同机来台的旅客，都已纷纷离开机场了。他们有的被亲友接走，有的搭乘旅社的巴士，有的则乘坐计程车——在一秒钟前还一团骚乱的人潮，顿时消散。

扩音器在播报着一架国泰班机到达的时间。有几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，手上持着欢迎旅客的旗牌，匆忙的奔走着。柯织绢望望四周忙碌的人群，走出机场大厅。

一辆行李车，从门前缓缓驶过，车上是空的。车内的司机歪戴着一顶灰色的鸭舌帽，嘴角上叼着半截香烟，显出一副很悠闲的神态。

天空上密布着浓厚的乌云，它有如一块一块皱乱的黑绸，在风中飞卷。然后，它越飞越低，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地上。

恐怕会有一场大雨吧？

柯织绢看看天色，不禁有些担心了。她很熟悉这种云层。在槟榔屿的海水浴场也是如此的，这一会艳阳高照，过一会却暴雨如注，都是因为这种云层在作怪。

那一架国泰班机抵达机场了。在机场内外，即时又掀起一阵骚乱。有一群日本人，聚成一团，七嘴八舌，叽哩呱啦的，像在吵架似的。一个金发碧眼像美国人的彪形大汉则站在一旁，嘴角上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，冷眼旁观。

柯织绢没有心情理会这些，她看一下手表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。半个小时前，她曾经跟台北萧家通过电话，请他们派人接她。

接电话的是一位女佣，自称是赵妈。

“哦，你是马来西亚来的柯小姐呀！”赵妈很礼貌的，“柯小姐，您好！我们老爷昨天就交代过，叫老宋开车去接你。也许快到了。”

“谁是老宋？”

“他是司机呀，柯小姐，他开车到机场，会请人广播找您的。还有事情交代吗？”

柯织绢迟疑了一下，她很想跟姑妈直接通话，却没说出口。

赵妈大概也猜到了。

“太太身体不太舒服，在房里休息。两位少爷都不在家——您想请太太接电话吗？”

“啊！不必了。”柯织绢连忙说，“如果我姑妈起来，你就替我转告她，那我等老宋来接我。”

在谈话结束之前，赵妈透露一个消息。

“柯小姐，我们老爷听说您要来很高兴，已经通知两位少爷，晚上给您接风。房间也给您整理出来了。而且好不容易跟大小姐说好，晚上一定要留在家——真是很难得哩！”

赵妈的这番话，柯织绢不能完全弄懂。姑丈家有两位表哥，都是姑丈的前妻留下的。大约十年前，她曾随着母亲到过姑丈家，那一次到台湾纯粹是观光性质。她们住在台北一家观光饭店里，到姑丈家吃过两次饭。在她的记忆中，那两位表哥大的比较沉静，小的有点顽皮。但是，她从没听说，也没见过什么大小姐。而听赵妈说来，这位大小姐好象有点难伺候哩！

不过，她没有向赵妈探问，她想等自己住进姑丈家之后，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的。

她比较担心的倒是姑妈。据她了解，这位姑妈脾气相当暴躁。而且，她跟妈妈过去似乎处得不很融洽。是什么原因？她不清楚。不过，这件事也应该成为过去了。两年前，当母亲因病去世后，爸爸便有意把她送到台北姑丈家寄居。起初，她不肯答应，马来西亚是妈妈的故乡，也是她生长的地方，她舍不得离去。可是，爸爸的工作很忙，为了一些生意上的需要，必须经常在国外奔波。而她又是个独生女，既乏人照料，也缺少陪伴。这使得做父亲的怎么也放心不下。

因此父女俩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执之后，做女儿的

屈服了。

“好吧，我去。”她强忍住盈满眶的泪水。“不过，你要答应我，每年让我回来一趟，给妈妈扫墓。”

“好啊！不要说一趟，多回来几趟都可以。”做父亲的柔声地说，“还有，你现在到台北，趁着学校正放暑假，先补习一下功课，我会常去看你的。我跟你姑丈最近也有意在台北合伙做一点生意。”

“真的？你不能骗我哦！”织绢撒娇地。

“怎么会，织绢，爸爸只有你这么个乖女儿呀！”柯老先生爱怜地拉住女儿的手拍揉着，神情尽是一股愉悦。

叭哒一声，一颗颗豆大的雨点落在地上，跌成了一滩水。柯织绢连忙退后两步，躲到走廊上。

接着，大雨哗啦哗啦的下起来了。有许多站在机场外面的人，纷纷冒雨跑进大厅。那些计程车停到门前时，门一开，先露出一张一张惶恐的脸。

这时，她偶然一转头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边，正向她望着，脸上显出探询的神情。

那中年男人露齿笑了。

“请问，您是柯小姐吧？”他和气地。

“你……”她有点吃惊。

“哦！我是老宋，董事长派我来接您的。您请上车吧！”

老宋很礼貌的把手一伸。她再一转头，这才看到有一辆豪华的轿车，停在紧靠着走廊不远的地方。

“柯小姐，我看过您的照片。”老宋笑着解释说，“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您还有别的行李吗？”

柯织绢释然了。她随身只带了两个提袋，还没开口，老宋已经抢着提到手上。

“柯小姐，请上车吧！”

她上了车。

老宋打开行李箱，把两只提袋放进去。他上车时，很规矩地从车前绕过去，身上都被雨水打湿了。

“好大的雨哦！”他喃喃地嘀咕着。

车子上路后，老宋便专心开车了。这时雨下得更大了。雨滴打在车窗上，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。

十分钟后，她忍受不住车内的沉闷，便跟老宋攀谈起来。

“这辆车很漂亮！”

“对呀，这是董事长的车子。嗯！比较好一点。”

在老宋的口中，已经两次提到“董事长”，她想，这当然指的是姑丈了。

而且，听他的口气，姑丈家中可能不止一辆轿车，否则，怎会说出“比较好一点”的话呢？

十年前，她到姑丈家时，只看到一辆轿车，而且是古老式的，像个三手货的车子。如今当然跟从前不同了。台湾经济繁荣，人民生活富裕。她听父亲说过，姑丈在商场上十分得意，仅从车子来看，也可窥知大概了。

“董事长家里还有一辆车，是准备给太太和两位少爷用

的，不过，那辆车子多半是二少爷在开。”

“哦！”她轻应一声。

“大小姐自己也有一辆车——很漂亮哦！是一辆跑车呢！”

这是柯织绢第二次听到所谓的大小姐，她实在很好奇。

“谁是大小姐？我怎么没听说过。”

“噢，跟你一样，她是少爷们的表妹呀！太太很疼她哩！”

所谓少爷们的表妹，可能是姑表了。换言之，应该属于姑丈的姐妹们的下一代喽！

“她怎么住在姑丈家呢？”柯织绢好奇心使然地又问。

老宋迟疑了一会，似乎在考虑回答这个问题是否适当。短暂的接触，已使柯织绢了解他是一个颇知分寸的人。这位司机的穿着朴实，态度诚恳，脸上表现着一种忠诚服从的神情。

“大小姐是从美国回来的！”老宋很技巧的说，没有做正面回答。

“哦！”柯织绢也了解到对方的处境，便不再追问下去了。

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急速的奔驰着，雨继续下个不停，在前车窗上，那两把细长的雨刷，正不停的左右晃动。她凝望着那两把雨刷，忽然感到一阵倦意，便不由自主的合上眼睛。

也不知行驶了多久，车子突然把速度减慢下来。睁开眼，看到车子正绕过一个大弯。车右侧是一座山，有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物，矗立在山上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她很惊奇地望着窗外。

“这是圆山，柯小姐，我们再过十几分钟就到家了。你刚才看到圆山饭店了吗？”

“那就是圆山饭店吗？”她指着右侧山上的建筑物。

“是的。”老宋微微点着头。

柯织绢看着圆山饭店的雄伟，赞叹地噓了一口气。

“我上次跟我母亲来，就是住圆山饭店的。不过，我好像觉得它跟从前不一样了。”

“那恐怕是十多年前吧？柯小姐，它已经改建过了。”老宋有些感慨地说道，“您如果到台北走一趟，更认不出它从前的样子了。这几年的变化实在很大哟！”

柯织绢陷入一阵无来由的沉思。是的，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。她上一次是随着母亲来的，那时她才十七、八岁，天真未凿，脸上晒得黝黑，头上还扎着两根小辫子。如今她长大成人了。婷婷玉立，有如一朵花儿。然而，她却变得孤零零的，正走向一个陌生的未知世界。

她不禁轻声叹口气。

如果时光能够倒转，她宁愿再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车子驶入一条蜿蜒的山路，两旁树枝低垂，绿叶浓密，并不时从叶底冒出红色的累累的果实。织绢认得这种水果，

母亲曾经告诉过她的，生长在夏季，是经过改良的青苹芒果。

在山路上行驶约五分钟，老宋把车头一转，又驶入一条更幽静的山径。雨不知哪时候已经停止了，路边的树丛显得光亮剔透。

远远的，柯织绢看到树林中露出灰色石墙的一角，她对这地方记忆犹新，心里欢呼目的地在望了。

一切如旧。那灰色石墙上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苔，墙也依旧长着梦草。几只鸽子在屋顶上盘旋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大门的那一道铁栅已经换新，并漆成了亮丽的白色。

车子到门前时，铁栅便自动地打开了。柯织绢吃了一惊，她特别注意到，在铁栅附近并没有人看守。

“这门是电动遥控的。”老宋解释说，带着一点儿骄傲。

宽阔的庭园，整理得十分优雅和洁净，满园的花朵都开放了。

绿色的草坪，如同一块柔软的毯子，平铺在地上。在庭园东角的假山上，一股清澈的泉水，发出淙淙的歌声。

车子在屋门前停了下来。

接着，一个打扮得干净利落的中年妇人，从门内跑出来迎接。

老宋恭敬的打开车门。

“柯小姐，这是赵妈，她会照顾您。现在我要开车去接董事长了。”

赵妈把柯织绢端详了一番。

“长得很象哩！”她笑着说，抢着把两只提袋拿到手上。

柯织绢也向她含笑招呼。至于说她长得跟谁很象的那句话，她没有多问。她想，当然指的是姑妈了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妈妈也跟她说过同样的话。

“怎么越长越象你姑妈了。”妈妈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笑笑说。

“我长得象姑妈？”织绢想不透，喃喃道。

“对呀，不管眼睛、鼻子都像，只是嘴巴比她小一点。

“妈，姑妈那么老了。好丑哦！我怎么会象她嘛！”

“不，你姑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好漂亮哩！唉！就是脾气坏一点！”

“她脾气怎么坏？”织绢直率地问。

妈妈却没解释，故意把话岔开了。她那时年龄虽小，但是她了解，这是妈妈的一种宽容的表现。她曾听过亲友的一句闲话，说姑妈当初曾激烈反对爸妈的婚事。为什么反对？她也不清楚。不过，爸爸结婚后，便在马来西亚定居，只有每年回台湾探一次亲，而很少跟亲友们往来了。

唯一例外的是姑妈。他们尽管闹过一些不愉快，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往来。这也就是父亲为什么把她送到姑妈家寄居的原因了。

走进客厅，也似乎一切如旧。客厅很大，布置得十分华丽。然而，它仍跟十年前一样，给人一种阴郁的感觉。

墙上仍旧挂着那一只古老的大钟，帷幕仍旧是低垂的，光线仍旧是阴暗的……十年了，对于萧家真的一点都没有改变吗？

一只懒猫，仍旧蛮横的睡在矮脚凳上。

“柯小姐，您先坐一会，喝一杯茶，我把房间再给您整理一下。”

柯织绢把客厅打量了一阵，刚要就近坐到一张沙发上，赵妈却笑着伸出手把她拉住。

“不，这个座位是大小姐的！”赵妈显得有点无可奈何的，“柯小姐，大家都顺着她，各人有各人的座位。这个规矩也定了两三年了。”

柯织绢吃了一惊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这是董事长的，”赵妈又指指点点的说，“这是太太的，这是大少爷的，这是二少爷的。以外的都可以坐，反正沙发多的是。不过，两位少爷都不讲究这些。”

柯织绢忍不住笑了。

“怎么定下这些规矩呢？”她想姑妈未免也太骄纵她了。

“哦！这是大小姐开的头嘛！”赵妈迟迟疑疑的，“董事长就说也好，各人自己选一个位子吧！只有大少爷没选，好在他不惹别人。二少爷嘛，是故意调皮，到处乱坐。听说这样分配比较卫生哩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织绢睁大了眼，却可想象到谁了。

“大小姐呀！”

她至今尚未见到那所谓的大小姐，不过，她从赵妈身上，却已感受到她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了。

她更好奇的想，这位大小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赵妈又主动的开口了。这一次的口气，带着很明显的讨好的意思了。

“柯小姐，您对这些其实用不着放在心上，一个是舅表，一个是姑表，不都是一样的吗？”

她端上一杯热茶。柯织绢把茶杯接到手上，却有一股冲动，但又觉得可笑，就冒出一句含着嘲弄的话来。

“这茶杯分不分谁的呢？”

赵妈先是一愣，接着轻声一笑。

“茶杯怎么会分？不过，大小姐的确不太喜欢别人动到她的东西。譬如浴室的用具呀、一些小玩艺呀，或者她自己买的水果呀等等……”然后又附在织绢耳上细声说：“尤其她房间的东西更是不能动一分一毫了。”

说着说着，赵妈突然停住了嘴，脸上的笑容也凝结了。柯织绢觉得奇怪，四下望了一眼，也没看到有别人出现。

“唉，我光顾说话，忘了您今天够累了。我赶紧去整理房间吧！”

说完便走开了。

客厅里只剩下柯织绢一个人。墙壁上的大钟发出的嗒的嗒的响声，那只懒猫象一个老人般打着鼾。她靠在椅背上，深深的吁了一口气。她现在既感到身体疲累，情绪也很坏。自从下了飞机之后，她所听到的一切，都让她觉得

不对劲。

她有一个预感：她这一次到姑妈家，可能不会是一个多么愉快的经验。

赵妈很快又出现了。

“柯小姐，我把房间给您收拾好了。你先去歇一会吧！”

“我姑妈呢？”

“她还在睡，”赵妈很自然的把声音压低了，“等她睡醒，我会通知您。先看一看您的房间吧！”

赵妈在前面领路，穿过客厅，曲曲折折的，织绢心想这栋房子外表看来虽是老旧点，内部的设计、装潢倒是令人惊喜的。经过一间书房和两间房门紧闭的卧室之后，又转了一个弯，把她带进一个房间。

这个房间不大，占地约五六坪，但是，房内布置得十分雅致——绿色的窗帘、印着碎花的壁纸，地上铺的是带着向日葵图案的黄色地毯。

有一面窗，临着庭院。窗外是刚刚从浓云中露面的阳光。青翠的草地，和一望无际的山岭。

“柯小姐，您满意吗？”

“好极了！”柯织绢由衷的说，她走到书桌前，打开一个抽屉，又把它关上。

那个书桌也揩拭得一尘不染。

“这个房间从前大小姐也住过的。”赵妈又说，“不过，窗帘都重新换过了。您试一试这个床铺满意吗？”